

“一 VP”的演化及“一量 VP”的由來

溫鎖林

內容摘要：文章探討“一 VP”結構的演變及“一量 VP”的由來。文章認為，“一 VP”經兩條不同的路徑進行了演化。一條是隨着魏晉以來動補結構和量詞的涌現，“一 VP”經過節奏的調整演化為“一量 VP”，這種新型格式表意上繼承了“一 VP”虛擬小量以反視動作顯著結果的特點，並保留了原有的緊縮結構。另一條是隨着動詞前的“一”表體貌特徵的出現，從魏晉開始演化為複句型的“一 VP”，“一”逐步變成了緊促完成體的體貌標記，並一直使用至今。

關鍵詞：緊促完成體 體貌 語法化

現代漢語裏有一種句法格式，動詞性成分前的狀語是由“數量”成分充當的，其中的“數”僅限於數詞“一”，“量”既可是名量詞，也可是一些從名詞中借用來的臨時量詞，量詞後的名詞常常不出現，本文將這種結構簡稱為“一量 VP”。例如：

(1) 祥子一把扯住二強子的肩，就像提拉着個孩子似的，擲出老遠。（老舍《駱駝祥子》）

(2) 教我一個跟頭摔死，你看着可樂是怎着？（老舍《駱駝祥子》）

(3) 他那兩隻大拳頭，一拳頭還不捶死幾十個中國鬼！（老舍《二馬》）

(4) 他恨不能一口吃壯起來，好出去拉車。（老舍《駱駝祥子》）

這類結構中的“一量”，雖然有時也有數量的實指性（如例 1），但其表意傾向往往是通過動作的量小來形成與動作結果顯著性的對比。所以“一量”常常是一種虛擬的數量，而動作的結果也相應地具有一種夸飾性與超常性。這種表意特點在例（2）至例（4）中最為明顯。

古代漢語中有一種“一 VP”結構，其中的“一”也表示數量假設與虛擬，並非確指，其動作的結果也有明顯的夸張性與超常性：

（5）此鳥不飛則已，一飛衝天；不鳴則已，一鳴驚人。

（《史記·滑稽列傳》）

（6）公孫衍、張儀豈不誠大丈夫哉？一怒而諸侯懼，安居而天下熄。（《孟子·滕文公下》）

對比古代漢語的“一 VP”和現代漢語中的“一量 VP”，可以看出兩者結構和句法結構上存在着驚人的相似之處：在表意上，“一”和“一量”，在數量上都有虛擬性，其後的“VP”又都有結果與狀態的超常性。在句法結構上，現代漢語中的“一量 VP”祇比古代漢語的“一 VP”多出了一個量詞。兩種結構的這些句法和表意的共性是出於偶然呢，還是在語言的演化進程中有某種承繼關係呢？本文擬從語法演化的角度通過探討“一 VP”在漢語史中的演化軌迹來解答這些問題。

1. “一 VP”的演化

古代漢語中的“一 VP”是一個緊縮型的結構，有的結構中還有“而”等連接成分，現代漢語中也有這種固化結構的遺留，如“一推就倒、一吃就飽、一說就哭”等，現代漢語中稱之為緊縮結構。另外還有一種非結句性的“一 VP”，結構上並不是緊縮型的，而是複句型的（如例 7、8）。這種“一 VP”句法和語義上並不是自足的，無法獨立使用，“一 VP”所在的小句必須接後續小句，“一 VP”“表示一個短暫的動作及變化完成或出現

了，並預示着達到某種結果或狀態”（詹開第，1987）。後續小句用來描寫動作達到了某種結果或狀態。如：

(7) 吳之人把茶頭往茶灰缸裏一擰，搶過張天奇的話頭，說：……（王國文《國畫》）

(8) 李瓶兒還舍不的西門慶，不肯去，雙手就抱那孩兒，被花之虛祇一推，跌倒在地。（《金瓶梅》第六十回）

現代漢語中這種非結句性的“一 VP”的表意特點引起過不少語法學者的注意。近些年也有人從語法化的角度探討過其由來。陳前瑞、王繼紅（2006）認為，非結句的“一 VP”是從古代漢語中經過語法化演變而來的。他們根據其中的“一”的表意特點，把“一”稱為“緊促完成體”。文章還描述了緊促完成體“一”的語法化過程。“一”在《左傳》中用於動詞前，表示特定的一次動作，動量義比較顯著（例 9、10），到《孟子》《莊子》中已演化出了表示假設義（例 11、12），直到魏晉時“一”纔完成其表緊促完成體的整個語法的演化進程（例 13、14）。如：

(9) 蔡、許之位，一失其位，不得列於諸侯，况其下乎！（《左傳·成公二年》）

(10) 齊桓公存三亡國以屬諸侯，義士猶曰薄德。今一會而虐二國之君，又用諸侯淫昏之鬼，將以求霸，不亦難乎？（《左傳·僖公十九年》）

(11) 君仁，莫不仁，君義，莫不義，君正，莫不正，一正君而國定矣。（《孟子·滕文公下》）

(12) 一受其成形，不忘以待盡。（《莊子·齊物論》）

(13) 庾風安神貌，陶一見便改觀。（《世說新語·容止》）

(14) 若使阡陌條暢，則一覽而盡，故紆餘委曲，若不可測。（《世說新語·言語》）

以上就是陳前瑞、王繼紅（2006）描述的“一 VP”中

“一”的由表示一次性動作到表示動詞體貌的語法化過程。如果僅以漢語史中的這些例子來看，“一 VP”中的“一”由表示確指的次數而虛化出表示假設義，最後虛化為緊促完成體，這個演化鏈似乎是單綫條的。但是，考察更多的語料，特別是聯繫現代漢語中非結句的“一 VP”和“一量 VP”結構，我們就會發現，漢語史上，“一 VP”的演化並不是祇沿着這麼一條綫進行的。他們給出的這個演化過程是不全面的。

非結句的“一 VP”在現代漢語中用的是複句形式，而他們舉的古代漢語的“一 VP”例證都是緊縮式的，文章中看不到魏晉時代及之後由緊縮式的“一 VP”演化到複句形式的“一 VP”的任何例證。他們給出的祇是《金瓶梅》和《紅樓夢》中複句形式的“一 VP”。衆所周知，這兩部小說的語言已基本接近現代漢語了。他們要討論的恰恰又是現代漢語中非結句的“一 VP”的來源，這就給人一種錯覺，好像現代漢語中非結句的“一 VP”是直接從魏晉時代的緊縮式“一 VP”繼承而來，那種種演化豈不太突然了？如果不是這樣，那麼古代漢語中非結句的“一 VP”是從什麼時代出現的？作者並未給我們提供這方面的任何例證，我們看不出現代漢語中非結句的“一 VP”與古代漢語“一 VP”的清晰聯繫。可見，他們描述的語法化的過程是跳躍式的，不符合語法化的漸變原則。語法演化的原則告訴我們，任何新型結構的出現，都應該有結構演化的清晰的綫索，“一 VP”從魏晉時代的緊縮句演化到現代漢語非結句的“一 VP”，還應該有過一個過渡形式，而這個過渡形式在他們描述的語法化過程中是看不到的。

另外，現代漢語中還有一種“一量 VP”結構，其句法結構、表意特點與魏晉時代的緊縮句形式的“一 VP”有頗多的相似之處。“一量 VP”又是如何演化來的？這種結構與魏晉時代的緊縮句形式的“一 VP”應該有密切的關係。

考察語言事實得知，與表示緊促完成體“一”的語法化歷程相關的“一 VP”結構的演化並未到魏晉時結束，而是從此變得更為複雜多樣，其後續的演化是分兩條路徑進行的：一條是小句內演化，另一條是小句外演化。前者保持了先秦以來“一……就/便/而……”緊縮結構的特點，祇在一個小句內來實現體貌的變化；後者是通過打破“一……就/便/而……”的緊縮結構，用鬆散的複句來實現體貌變化的。下面對兩條綫路的演化分別予以說明。

2. “一 VP”小句內演化與“一量 VP”的由來

語法結構的演化不可能是隨意的，首先是出現了表達的特殊需要而現有的結構不能滿足，其次是得有新的語法手段（如新結構要素或新結構體）提供表達的可能，二者缺一不可。魏晉以前的“一 VP”中的“VP”是一個光杆動詞，魏晉以後動補結構的大量涌現，帶來了“VP”結構和表意的複雜化，原來“一 VP”中的光杆動詞也受到衝擊，後起的動補結構要進入“一 VP”結構，必然要求原來的結構作形式上的調整讓步。從節律上看，如果祇是將“VP”由單音節動詞轉換為雙音節的動補組合，“VP”前如果不相應變化，還是一個音節，就會造成節奏上不整齊的“1 + 2”結構，漢語的優勢節奏“2 + 2”要求在動補成分前再添加一個音節來滿足節奏整齊的需要。魏晉時代量詞雖已大量出現為“一量 VP”的出現提供了可能，但任何一種新結構的產生都有一個艱難的過程，所以“一量 VP”結構直到唐宋纔見使用。唐代的《祖堂集》和宋代的《五燈會元》我們看到了“一 VP”演化為“一量 VP”的一個重要的過渡形式。請看：

(15) 若有人能解彈得，一彈彈盡天下曲。（《祖堂集》卷七）

(16) 師接住棒一送送倒，槩呼維那：“扶起我來。”
（《五燈會元》卷十一）

(17) 龍翔門下直是一槌槌殺。何故？（《五燈會元》卷二十）

(18) 一拳拳倒黃鶴樓，一踏踏翻鸚鵡洲。（《五燈會元》卷十四）

這一過渡形式就是把“一”後的動詞重複一次從而產生了一種兩個同形動詞相連的“一 VV”結構，我們看到，這種“急就章”式的結構完全是爲了滿足與其後雙音節的動補結構節奏上平衡的需要。但是這種臨時拷貝的動詞，又可能兼表動作特定量的意義，特別是表示器具義的詞，古漢語中名、動同形（如例 17、18 中的“槌”、“拳”），出現在數詞後最有可能被人理解爲名量詞。久而久之，這個在數詞“一”後出現的臨時拷貝的動詞，不論在結構還是表意上就具備了成爲臨時量詞的可能。雖然這種形式在《祖堂集》和《五燈會元》中用例很少，但它們却是“一 VP”演化爲“一量 VP”的一種必不可少的過渡形式，它們纔是早期“一量 VP”的雛形。這一過渡形式有特殊的意義。我們看到，這些句子中的“VP”均爲動結式，語義上已自帶結果，音節也變爲兩個。用直接重複動詞創造一個與動詞同形的臨時量詞就成爲一種權宜手段，這個臨時的量詞滿足了“2 + 2”節奏整齊的需要。這一過渡形式的出現，無疑爲“一量 VP”的大量使用開闢了道路。《祖堂集》中也出現了與現代漢語形式和表意上一致的“一量 VP”，雖然祇能見到四例，其中還有三例都是同一格式“一口吸/吞盡”，但這畢竟是句法上的一種突破：

(19) 踈山云：“一棒打殺龍蛇。”（《祖堂集》卷五）

(20) 馬師云：“待居士一口吸盡西江水，我則爲你說。”（《祖堂集》卷十五）

宋代的《五燈會元》“一量 VP”的用例猛增，共出現 63 例，這充分說明，“一量 VP”雖然在唐代已經出現，但直到宋代纔完全成熟定型。如：

(21) 山擬開口，被師一橈打落水中。(《五燈會元》卷五)

(22) 問：“一棒打破虛空時如何？”(《五燈會元》卷四)

(23) 如人喫飯，不一口便飽。(《五燈會元》卷四)

“一量 VP”在宋代成熟定型後，終於在漢語中扎下了根，一直沿用到今天。由此，我們不難解釋現代漢語“一棒子打死、一拳打倒、一腳踏翻”等在結構上和表意上與古代漢語中“一 VP”的相似性。

必須說明的是，雖然“一量 VP”與先秦就出現並一直使用到魏晉的“一 VP”有一脈相承的關係，它不僅繼承了傳統“一 VP”格式中“一……就/便/而……”緊縮式結構與表意特點，同時還解決了動補結構大量出現後“一 VP”句法結構上、語義內容和節律齊整的要求。但是，在表示動詞體貌方面，它走的不是先秦到魏晉的“一 VP”那樣由表實際次數虛化到表緊促完成體的虛化路線。“一量”有虛擬量小的特點，因其數小量少，也有動詞緊促完成體的一些意味，但與由數詞“一”演化來的動詞緊促完成體是不同的。緊促完成體“一”是動作的時量短的特徵，而“一量”是動作的數量小的特徵，這種量小的虛擬是爲了襯托動作結果的顯著性而采用的夸飾性的手段，是對先秦到魏晉的“一 VP”緊縮式結構與表意的夸飾性特點的繼承。

3. “一 VP”小句外演化與非結句式“一 VP”

“一 VP”在魏晉時期的另一條演化路線發生在小句之外，即把魏晉以前的緊縮結構分解開來，形成複句的格式。能出現在“一 VP”的複句中的“V”都是單音動詞，《搜神記》和《世說新語》中已能見到這種形式：

(24) 死生異路，吾亦知之；然今一別，永無後期。

(《搜神記》卷十六)

(25) 合一劑湯與之。一服，即大下，去數段許紙，如

拳大，剖看，乃先所服符也。（《世說新語·術解》）

(26) 中宵慨然曰：“大丈夫乃為庾元規所賣！”一嘆，遂發背而卒。（《世說新語·尤悔》）

上邊各例中的“一”均不能簡單地以實指的數量來理解，都表示動詞緊促完成的體貌意義。可見，表示動詞體貌特徵的“一”的確產生於魏晉時代，而且與現代漢語中結構一致的非結句的“一 VP”也是在這個時代出現的。這種複句型“一 VP”的產生要比緊縮式的“一量 VP”早得多，原因也不難解釋，這種結構中的“V”比較單純，都是光杆型的動詞，不會像動補式的“VP”那樣，要受到結構、語義和韻律的限制，所以有結構上的一點自由度，其後再用一個小句補足說明動作事件的結果與狀態就能完成緊促完成的體貌“一”的表意要求。由此可見，現代漢語中的非結句的“一 VP”，不僅其中的“一”直接繼承了魏晉時代出現的表示緊促完成體的體貌意義，而且也保留和繼承了原來緊縮式的結構格局。

〔主要參考文獻〕

[1] 陳前瑞，王瑞紅．動詞“一”的體貌地位及其語法化．世界漢語教學，2006（3）．

[2] 沈家煊．“語法化”研究縱觀．外語教學與研究，1994（4）．

[3] 詹開第．口語裏兩種表示動相的格式．//句型和動詞．北京：語文出版社，1987．